



▲五月三十一日拍攝的加沙地帶的兒童。  
新華社

## 沒有禮物只有轟炸的「六一」

今年的「六一」國際兒童節，在各地兒童沐浴在陽光下與親朋好友開心慶祝節日之時，愛爾蘭議員托馬斯·古爾德在議會上哽咽發言：「（加沙）一個孩子的頭沒了，以色列卻說這只是一個錯誤。」

新一輪巴以衝突已經持續近八個月，加沙衛生當局三月的數據顯示，過去四個月內至少有一萬兩千三百名兒童在這塊飛地死亡。相比較之下，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二年間，全球共有一萬兩千一百九十三名兒童因衝突而喪生。也就是說，在這場殘酷的衝突下，被殺害的加沙兒童比四年來因世界各地衝突致死兒童的總數還多。

無情的衝突亦對加沙地帶的教育系統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許多學校淪為廢墟，而僅存的學校也成為了避難所。聯合國多位專家四月在日內瓦發表的一份聲明稱，加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校遭到破壞或摧毀，喪生的學生、教師和大學教授近六千人，至少六十二萬五千名學生無法接受教育，「剝奪了又一代巴勒斯坦人的未來。」

衝突已令加沙地帶四分之一的人口處於饑荒的邊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警告說，兒童是最無力應對飢餓和疾病的人群之一，但現在已有一百萬兒童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約有一萬七千名兒童無人陪伴或與家人失散。隨着人道主義危機加深，對當地兒童來說，已經沒有任何安全的地方。

此外，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加沙地帶有逾百萬巴勒斯坦兒童需要心理健康支援，戰爭留下的創傷將影響他們一生。近東救濟工程處主任專員拉扎里尼更是痛心疾首地表示，巴以衝突「是一場針對兒童的戰爭，是一場針對他們的童年和未來的戰爭。」

雖然戰爭總有一天會停止。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 羊城一日之越秀公園

到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出差，抽空去廣州逛了一天。廣東省此前無緣拜訪，心嚮往之。行前天氣預報有大雨，心中忐忑。一大早從唐家灣坐高鐵至廣州南站，改乘地鐵二號線到越秀公園。哪怕此地只是通俗的遊客打卡地，作為廣州最大的綜合性公園、國家4A級景區，地域廣闊，內容豐富，值得一遊。

地圖讓我在中山紀念堂站下車，從南門入園，而不是從越秀公園站下車，從西門進。到了才知進南門就要爬山，讓人望而生畏。山勢不高，但有上百級台階，一路經過中山讀書處和中山紀念碑，轉為緩坡平地。向左轉，經過明城牆，右手邊的越秀山體育場正在整修，左手邊就是赫赫有名的鎮海樓，一九五〇年改為廣州博物館。登樓參觀，各層展示從南越王趙佗的墓葬到近現代廣州發展的實物、圖文。出土的橄欖、胡椒種子，憨態可掬的陶俑，流光溢彩的絲綢，精美絕倫的瓷瓶，都讓人流連忘返。從頂樓五樓的窗戶向外可看到山下廣州市容，樓房鱗次櫛比，綠樹掩映，火紅的鳳凰花盛放。鎮海樓外還陳列了鴉片戰爭時抗擊英軍用過的大小銅炮。

出門向右，沿坡道下山，經過廣州的老水塔，迤邐來到又一打卡點：五羊石像。這是一九五九年才建成的，並非古物，但能用一百三十塊花崗岩雕刻出高十幾米，栩栩如生的大、小五隻羊，令人驚嘆，難怪這尊雕塑如今已成為廣州的標誌。再往下，經過「五仙人石像」、南秀湖，走過翩翩起舞或引吭高歌的本地人，離開公園。

不到兩小時，欣賞了越秀公園的人文、歷史、自然、休閒景觀。天色陰沉，卻始終未有降水，真是幸運。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十元咖啡」有什麼

呢？其實，魔力還就在其中。如有的網友所說，阿姨明碼標價，沒有噱頭，更不搞「科技加狠活」。還有的網友說，這杯簡樸的咖啡讓人想起小時候的感覺。二〇二三年《咬文嚼字》雜誌評出的「十大網絡流行詞」中有「情緒價值」。我想，這才是南京阿姨的主營業務吧。十塊錢，買的不是咖啡，更是好感覺，其中包含了信任、誠實等給人帶來正向體驗的價值。

十元咖啡讓我想起一個民間故事。據說，乾隆微服私訪，走迷了路

又淋了雨，進了一戶農家避雨。主婦家貧，只能以菜葉、剩飯和豆腐煮了一碗湯泡飯給他。又餓又凍的乾隆喝後精神大振，問美味何名？主婦答曰：珍珠翡翠白玉湯。乾隆回京後，依然念念不忘。這故事當然是假的。有的版本還把主角換成朱元璋或慈禧太后。少年慈禧雖吃過苦，終究是官宦人家的女兒，勉強說得通。朱元璋不像乾隆出生於帝王之家，小時候做過乞丐，類似的「美味」應該不會少吃，怎會嘗不出來這「童年的味道」呢？但不論乾隆、慈禧還是朱元璋，

從珍珠翡翠白玉湯裏獲得的都是情緒價值。

作為普通人，我們可能難以經歷上述故事裏三位「天下共主」的大起大落，但「內卷」的生活、內生的焦慮、內耗的精神，時時刻刻催促我們去尋找正向的體驗，只需十塊錢就能得到，怎不讓人趨之若鶩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閒居非吾志

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而工作也就是一件非常崇高的活動。我想，這就是前輩的工作觀。

前輩的工作，滿足了他的志向，以及他認為自己可以貢獻給社會，幫助到他人的價值目的。所以，學會享受工作是一種幸福，但前提是：找到一份與你志向一致的工作。

找到志向，不易，找到一份與志向相符的工作，可能更難。話說，三國時期，曹植準備離開京都洛陽，前往封地鄆城之前寫了一首詩，詩中明志：「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表明閒居無事的日子，並非他的志

向，他情願奔赴戰場，為國解憂。

想閒居無事而被逼工作是苦，想立下功業卻被投閒置散也是苦，兩者都是志向與工作不一致。曹植在詩中委婉地向兄長魏文帝曹丕表明他有意馳騁疆場，遠征孫吳，寧可戰死沙場，也不願在封地安逸度日之志向。

可惜，到了最後，曹植還是沒有得到曹丕的批准，終究沒有機會上戰場，而他的報國宏願也未能實現。於是我們明白到，有時候，未能實現自我，錯不在自我，只是時機。有志向，便去找機會，找不到機會，那只好靜待，不必自責。

話說回來，為什麼我總是忙東忙西，時間表排得滿滿的呢？因為我找到了一份滿足我志向的工作，也終於體會到前輩一天同樣只有二十四小時，而他也不是機械人，只是一位享受工作、感恩於工作有益於他人的幸福人士。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白湖映像》

「昆」另一部《螞蟻上樹》呈現了當年香港社會的經濟不景狀況。劇中的推銷員極力向茶客推銷日常用品，不顧得這是否為茶客的真正所需。在推銷與反推銷的過程中，推銷員和茶客不斷爭辯，另一邊極度疲累的女侍應唯有以歌唱令自己振作。此情節在《白》劇亦成為了傳神的舞台形象。

《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原劇就是關於四兄妹同居一屋，失業的哥哥對社會掙扎求存，姊妹們各有性格卻能樂天知命。《白》劇將《三》劇的角色簡化，但仍突顯大姊面對

「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生活困難。《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原是「昆蟲系列」的壓卷篇，劇中四個人物於一個殘破天台，一直嚷着要「飛越」到對面另一幢大廈，但所有行動始終都流於思想層面。四人之間產生多種不同關係，就恍如社會上相濡以沫的一切眾生。同樣地，《白》劇將《天》的角色關係簡化，只保留尋求「飛越」的可能性。

《白》劇新增了速遞員作連貫角色，以此與現時盛行的物流行業互相呼應，但是「昆蟲系列」《螞蟻捕

蟬》原本是《螞蟻上樹》的角色延續，《螻》的兩個殺手角色於《白》劇並沒有具體社會象徵和時代寓意。由是，《白》劇雖然滿載往昔情懷，但難免併合零碎，若對「昆蟲系列」不太熟悉的觀眾，亦不容易理解劇情和投入氣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救場遇上多啦A夢

之音，只有驚嘆、掌聲，也更體會文化共融。

當晚放下工作赴會，還想聽一下職業樂團臨時更改指揮的演出效果。原指揮深圳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林大葉因事辭演，樂團演出前一周宣布由香港聖樂團兼明儀合唱團音樂總監陳永華代職。聽到消息有點難以置信，因為陳教授剛剛與聖樂團演出布魯克納《安魂曲》、莫扎特《彌撒曲》兩部大型作品，一星期後就救場演出，難



度極高。

從現場所見，陳永華指揮若定，演出前更以中英雙語介紹曲目。他以自己創作的《八駿》開場，接着是北京王丹紅博士的《黃河之聲天上来》，嗚嗚奏出山西原生態風味，印象深刻。接下來兩部大型合唱作品，首先是陳永華第八交響曲《蒼茫大地》，黃健瑜司職管風琴，與由八個合唱團組成的大合唱合作絲絲入扣。

聽過壓軸的《黃河大合唱》，很難相信那是陳永華首次指揮該曲，而且是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的編配版本，其中管子獨奏效果尤其出色。《黃水謠》安排深圳交響樂團合唱團單獨演出，一顯功架。《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推上高潮，甚於維港半空。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踏花歸去馬蹄香

作家余華的小說《文城》有一個細節，主人公林祥福的母親給他相親，每次回到家中將毛驢交給迎上來的林祥福時，只要是母親疲憊地笑着說「我沒有留下吃飯」，林祥福知道這就是相親的答案：如果母親留下吃飯，就是她看上女方向了。

在快節奏生活的今天，大家習慣快人快語，直來直去，相親不成不給個爽快話，如果今天還有人搞「留下吃飯，就是滿意；沒留下吃飯，就是沒看上」的一套，就會被貼上「磨嘍」「拖沓」的標籤。但不能忘了，不管是詩詞創作，還是水墨山水畫，我們文化中很長時間追求含蓄蘊藉的審美趣味，強調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要咀嚼不盡，回味無窮。

有兩個有名的命題作畫故事。一個是「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多數畫師都畫鮮花滿地，奔馬飛騰，唯有一幅中一人騎馬歸去，馬提起蹄子奔跑，兩隻蝴蝶追逐着馬蹄在飛，整幅畫沒有一枝花，用蝴蝶含蓄地表現花

香。還有一個是「竹鎖橋邊賣酒家」，不少畫家畫了各種各樣的酒店，旁邊點綴些橫橋竹叢，也唯有一位畫師畫了溪水一泓，小橋橫卧，橋邊一片竹林，竹上僅掛一個寫着「酒」字的酒帘子，反而有「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聲」的韻味。

含蓄委婉，經常有山色空濛之妙。與上面《文城》一樣的話題，在李安執導的電影《喜宴》中，演員郎雄飾演的父親於故事結局邀兒子的「男友」西蒙一同出去跑步，跑到一處停下，忽摸出一個紅包給西蒙。以中國的禮儀，這暗示父親已經接受了這名「兒媳」。這個含蓄的給紅包之舉，就實在比安排演員改口喊爸叫媽高明且有意思得多。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 《慶餘年2》的楊萬里

最近在看內地大熱劇集《慶餘年2》。其中看到一個進京趕考的考生名叫楊萬里，楊萬里？那個寫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的楊萬里？

哈哈，轉念一想，聚齊架空、穿越、武俠等元素的《慶餘年2》，即使用了「楊萬里」這個名字，情節方面也必然以虛構創作為主。倒是飾演楊萬里的演員，引起了我的注意。劇中除了楊萬里之外，還有另外兩位他的同為進京趕考的學子、好友侯季常和史闢立，飾演這三個角色的演員分別是劉同、張維伊和左凌峰。相信很多網友和我一樣，對這三位演員的認識始於喜劇競演綜藝《一年一度喜劇大賽》。在那之前，劉同、張維伊、左凌峰可以說是默默無聞，但經過了幾輪比賽，他們組成的喜劇小隊「某某某」為觀眾呈現了一場

場極為精彩、質量極高的喜劇演出，最終斬獲年度總冠軍。

看到自己喜歡的演員，憑藉着在綜藝中獲得的知名度及認可，在正劇中有了一席之地，作為觀眾，居然有了一種「老懷安慰」之感。特別在《慶餘年2》中，與他們相關的情節也大致是說主角范閒被皇帝欽點為春闈的主考官，他用盡方法想要一掃科舉沉疴，就是想還楊萬里、侯季常和史闢立等學子一個朗朗乾坤，讓天下學子得以在公平的環境中憑藉自身才學一比高下。真實與戲劇的交織之中，這三位演員又何嘗不是在喜劇大賽這樣的「公平考試」環境中脫穎而出，才獲得出演機會的呢？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